2025年7月28日 星期一 邮 箱:1540499027@qq.com
责 编:朱雪丹 二 审:李 冰 美 编:王 瑶
贵州民族报

# 烟火深处看凯里

□ 陈永忠

炊烟里的霞光
酿成了红酸汤
木楼上的歌声
唱出了米酒香
小城慢时光
抚平了往日的忧伤
你和我会不会牵手
看摇曳的灯光
……

轻松的歌谣时不时传到耳畔，脚步便不由自主地慢下来。这是走在凯里街头的感觉。被生活工作捆绑着的身心，绳索一下子散开，舒适愉悦，时光悠闲而曼妙。

春夏之交，花开满凯里。初入凯里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感受。

月季和杜鹃是凯里的市花，每年这个时节，软风细雨，驾着云雾，变了个魔术，眨眼间，绚烂的色彩便摇曳在风中，漫过每一条街巷。

美丽的花姿摇曳在小城的背影里，它们彼此衬托成为凯里的底色。街道两侧，那些既时尚又古朴的建筑、景观小品很容易吸引人的目光。

大十字是凯里城市中心的标志性街区，进入凯里，免不了要在那里交汇，然后又扩散开去。

琵琶琴、铜鼓、银帽和芦笙，几组雕塑景观，惟妙惟肖，极具民族文化特色。往南的一条街通向民族博物馆。推开那扇门，一下子掉进城市的另一面——时钟被谁往回拨弄了几千年，山村的世界突然变得遥远而陌生。原来，曾经的农耕文明被鲜活保存到现在。

街道两边，月季恣意绽放，花影里的建筑，腰上缀着民族文化符号，比如蝴蝶、牛角、风雨桥等等，头上是鼓楼或者吊脚楼的翘檐。就连公交候车亭，脖子上也戴着亮光光的银项圈。好像，凯里就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她休闲时尚的裙摆上恰到好处点缀着民族文化元素，别样的打扮和装束是凯里这座小城鲜明的标签。浓缩了的文化符号与时尚生活融合在一起，让人感觉既在潮流里前行，又不忘来时的路。走近这座小城，注定会邂逅那些曾经的过往。在一些包裹着层层“包浆”的名字里，能找到凯里古老的模样——洗马河、凯老街、永乐桥……呼唤着这方土地之上的风烟与芳华。

穿过老街巷子，脚下的石板路，屋檐下的旱烟袋，美人靠上的花背带，还有那美丽的苗家姑娘，都会唤醒你曾经的记忆。

无论你在什么场合，五花八门的乡音，起伏别样的调式，听起来就像一曲交响，并不影响交流和共处。水乳交融的共生之态让凯里丰厚、多彩和沉稳，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慢生活状态是人不再为生活奔波，放缓曾经匆匆的脚步，享受时光的停留。

我们总在满城花开时，恍然听见儿时的歌谣，萦绕梦里梦外的老阿爸的银匠铺，老阿妈的酸汤菜，还有那游方的老地方，不知还在不在？

我仍记起一个村庄，在那里，有一群简单而优雅的庄稼人。

锄头镰刀，春种秋收，他们再熟练不过了。农闲，男人们吹吹芦笙，敲打银器，喝醉了，喊一嗓子，把歌声牧放在大山里；女人们纺纱织布，再把看到的风物，或者记忆的故事绣成一方天地……

也不知是哪一天，有人拿起拙朴的画笔，用雨水洗过的色彩，把猪马牛羊，鸡鸭鱼虫涂抹在他们的日子里。于是，他们的农事就多了一季庄稼——在画板上犁田播种，用颜料给稻子施肥，把牯牛喂养成一种文化……想象在放飞，庄稼在拔节，画笔在收割……

这些人，就是苗岭深处的铜鼓村农民画家。

慕名到访的人，不敢相信，他们的画作早已飞出山村，飞到国外，频频获奖。

铜鼓的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去理解生活和生命，去构图梦想和快乐。他们笔下的画面古拙而富有想象，那就是他们的庄稼，他们的牛羊，他们的农门阵……你看他们的表情是自信的，态度是专注的。好好侍弄农事，画板上一样会丰收在望。

记住一个城，有多种方式，舌尖上的美味，也许最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比如北京烤鸭、云南过桥米线、重庆麻辣火锅……美食与一座城就这样有了联系，彼此成就。

随便往街边扫一眼，“酸”是凯里最热烈，最温暖的文字。酸汤，自然而然成为这座城的乳名。

灯火彻夜不眠，街巷时光散漫。一块块诱惑人的招牌，招摇于店外，什么都骗不了舌尖，烟火气里的美食莫过于凯里酸汤。

以“酸”为名的这条河流，美食的名目犹如河里的沙石，数也数不过来。就拿米粉来说，原先还只是笼统地叫作酸汤粉，现在细分成砂锅粉、酸汤牛肉粉、酸汤鱼粉……

炉火上架着砂锅，一小会儿功夫，酸汤底料便沸腾了。风味独特的辣蘸少不了，喜欢的话，再往碟里放一坨调味的豆腐乳。

韭菜、茼蒿、洋芋片……保鲜柜里有下火锅的食材，用竹签穿成串，自选自取。结账时，以数竹签为凭，吃了几串，就付几串的钱。此种吃法，凯里人叫“撸串”。

酸汤“撸串”不讲排场，经济实惠，味道纯正。火锅升腾起的热气，在空中弥漫，整个人被酸爽的味道包裹着，场面热烈而真实，像极了当地群众的纯朴性格。

听一个朋友说，当年在凯里念书，周末改善伙食，学生的条件，“撸串”是首选。彼时，身上不宽裕，上街都是同学请客。他记得当时说过的话，等以后有了工作，定要请这个同学天天“撸串”。

服务员，再上几瓶啤酒。街灯点亮，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撸串”的味儿随着夜色愈加浓酽了。

让我们把步履放慢，再放慢，享受凯里小城的美好吧，享受那一排排香樟下的绿荫，享受灯火通明的永乐桥夜市，享受生态稻田酸汤鱼……在烟火深处，在万象人间，在凯里漫时光里，打开自己，成为那个卸下甲胄的归人。

■ 陈永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广西文学》等。

时光漫记

# 新营垴的时光浮尘

□ 吴胜之

踏入铜仁碧江滑石那一刻，犹如穿梭于时空隧道。漫步于南长城起始之处，开启一段探寻滑石屯堡悠久历史的旅程。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一座叫新营垴的屯堡，我驻足于拱形石门前，五棵古松香树如银甲武士般矗立门首，虬曲枝干垂落的松针，在春色中泛着铜锈般的幽光，树皮皴裂处流淌着琥珀色的松脂。凝望着云影来去，唯有石阶缝隙间丛生蔓藤的缠绕，仿佛在追忆着往昔人语依稀的岁月。

在默默追忆历史风云中，我伫立于斑驳石墙之前，极目远眺，东侧是湘境亭子关，南隅之地，滑石营屯堡残留几道断墙静谧卧于斯。城垣脚下蜿蜒的复兴河，一脉源自大兴炮楼坡翠松处，另一支流则发轫于帽子坡幽谷中。复兴河下游横跨着湘黔两省共同修建的复兴桥，石砌桥拱倒映碧水，见证着湘黔边地的沧桑与变迁。踱出石拱门，信步踏入依山而建的古老屯寨，山半腰间散落六十余户人家，白墙黛瓦屋居，错落有致，恍若山神信手抛落的玉色棋枰，在氤氲岚气间若隐若现。

在旅途探访中，我专程拜访了新营垴屯寨的李家明老人。据他所述，他们李氏的祖先叫李军保，原籍江西，清代时期，宗亲上祖迁徙麻阳，其子虎公被清廷征兵驻亭子关，又到滑石营驻扎，后又派往新营垴屯堡守卫。他们祖先虎公最终解下铠甲，遂放下战戟，铸剑为犁，就在此垦荒与耕种屯田。后来与当地女子联姻。由此家声日起，子孙绵延，代代相传。

倾听老人缓缓道出那些极具代表性的故事。令我意识到，他们祖先融入当地风情，在日常生活中，尽管没有战争，也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恰似那几棵松香树的根系在壮大的同时，也酝酿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老人说：“自打建国起，滑石乡就属我们新营垴出去当兵入伍的人最多。”说着，他又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掌，扳着指头细数：新营垴已有二十二名青年在部队扛过枪，截至目前，仍有七位青年在军营中履行职责。他吐出那一串数字，令人震惊，一度让我陷入沉思。这难道是屯堡的基因？或许正是李氏家族军旅传承的独特体现。

午后时光渐至，春日高悬，温暖的阳光洒落，给人们带来一抹温馨暖意。我们谈到新营垴屯寨民俗文化传承的话题，李家明老人如数家珍似的讲述，新营垴有舞龙灯的习惯，龙灯是祖上从江西带过来的。他回忆道，那年曾经举办过一场盛大的舞龙灯庆典。正是土地承包到户实施后的第二个年景。粮食丰收了，每家土仓里都装满了稻谷。全寨人极为高兴，便积极筹办灯会，欢庆丰盈的收获。并日夜制作两条数十米长的巨龙。

翌年新春佳节，正值正月初八之际，降瑞雪于出灯之夜。雪花飘飘，新营垴屯寨的青年们齐心协力，共同舞动起两条长达四十余节的金鳞巨龙。两条巨龙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轻盈跃动，翩翩起舞。龙鳞闪耀着璀璨的光泽；巨龙蜿蜒前行，宛若行进中的仪仗队。龙灯所经之处，一路爆竹声震耳，那紧凑的锣钹声，如潮水般涌动，震得屋檐瓦片纷纷落下。老人滔滔不绝地向我道出那两条巨龙出动的热闹场景。

太阳偏西，我完成与老人对话交流之后，已收获满满，不由得前往观赏新营垴屯寨的风景。触摸着这里的山风，让我领略到一座屯寨的前世今生。告别李家明老人，我信步从寨子走出，不禁再次走进屯堡，轻抚城墙斑驳的石块。这些层层叠加的石头上，已然爬满了厚厚的一层苔藓。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一座镌刻着六百年沧桑的古老屯堡，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星移物换之际，在时代洪流裹挟中悄然蜕变，已经成为屯堡古迹活态的标记。

在古老的城墙之下，一群鸟儿正轻盈地划过天际。那如歌的鸟语仿佛在心灵深处激起涟漪，令人浮想联翩。

■ 吴胜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松桃苗族自治县作家协会主席。现已出版散文集《松桃嘉木》《腊尔山台地》等。

纪实散文

# 丝瓜藤下有盛夏

□ 苏阅涵

七月，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空调的冷气终究力不从心，窗外高楼林立，钢筋森林的缝隙里，热浪挤过来，令人呼吸都觉凝滞。一日下班途中，我瞥见花店角落摆着几株秧苗，纤细的藤蔓怯怯探出，叶片稚嫩微卷，那一点怯生生的绿意，在水泥灰的映衬下竟格外醒目。我心头一动，买了一株丝瓜苗带回了家。

小苗初时拘谨，蜷缩在盆中，探头探脑。我把它置于窗前，每日清水浇灌，日光沐浴。几日之后，它便不再畏怯，开始舒展筋骨，藤蔓如孩子伸出的手臂，试探着向上攀岩。它寻到窗棂的缝隙，便毫不客气地缠绕上去，一日日，一寸寸，向着上方那片天空奋力伸长。

丝瓜藤蔓成了我斗室里的绿瀑布。藤蔓日日向上攀爬，终于探出窗外，面对城市的天际线和密集的楼宇森林。丝瓜藤却不管不顾，它只专注于自己的攀岩，叶子在风里沙沙翻动，那绿意越窗而出，沿着墙缝蜿蜒而上，向着上方被楼宇切割的天空伸展，竟也自有一番倔强生机。

某日清晨，我惊觉窗外竟有黄花初绽。明亮的黄色花朵在晨光里粲然开放，像几只小巧的喇叭，朝着天空吹奏无声的夏日序曲。这明艳的宣告，竟引来一只蜜蜂。它不辞劳苦地飞越钢筋水泥的丛林，循着花香而来，在花朵间笨拙又认真地穿梭忙碌。这小小访客，使我的窗口霎时添了生气——仿佛城市的一个微小缺口，被这自然之物温柔地填补了。

花落果生，小小的丝瓜顶着残花探出头来，青翠欲滴。它一日日膨胀，显出茁壮的姿态，表皮青绿，凝着露水，沉甸甸地坠在藤上。

然而夏日的脾性向来暴烈无常。一日午后，天色陡然转暗，黑云如墨泼洒，狂风卷着尖锐的呼啸声扑来，豆大的雨点随即噼啪砸下。窗外的丝瓜藤，立刻成了风雨肆虐的战场。那嫩绿的藤蔓在狂风中剧烈摇摆，初长成的丝瓜在风中无助地摇晃，几乎要被连根拔起。我隔着玻璃窗，心也揪成一团，却束手无策。

风雨初歇，我慌忙推开窗户探看。藤蔓狼狈地纠缠着，几处嫩枝已被风折断，湿漉漉地垂挂着。那根最大的丝瓜倒还顽强地悬着，只是瓜身添了几道划痕，像个刚打完架、挂了彩却依旧挺直脊梁的少年。叶片零落，窗台一片狼藉，唯有那伤痕累累的丝瓜，在雨后初晴的光线里，显出一种洗练过的、沉甸甸的碧青。

后来，丝瓜长得更大了。我小心地摘下它，瓜身修长匀称，掂在手里是沉甸甸的生命分量。切开，淡绿的瓜瓤水润清甜，带着一股阳光雨露淬炼过的洁净气息。

丝瓜藤蔓经了风雨，却并未萎谢，伤口处又萌出新的嫩芽，更执着地向上攀爬。它不因一次摧折便放弃对阳光的渴望，反而在断处积蓄力量，重新抽枝展叶，绿意竟比先前更为浓郁深沉。

这藤蔓执拗地缠绕着窗棂，日日向上，向着高处的光攀爬。它的绿意，在夏季酷热里静默地流淌，无声无息地漫过冰冷的窗框，最终在玻璃幕墙的都市背景上，留下了一道蜿蜒的生命印记。

丝瓜终究平凡，既非奇花亦非异果。它只是顺着自己的天性生长，在七月的酷热里，在暴雨的鞭笞后，默默结出果实。它只以最柔韧的藤蔓，最朴素的果实，无言地昭示着：纵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之间，生命依然可以扎根，可以向上，可以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沉甸甸的实在。

■ 苏阅涵，四川省资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江西日报》《中国自然资源报》等。

随笔杂谈

诗花烂漫

# 盘石印象

（组诗）

□ 杨智勇

阳光透过吊脚楼的飞檐
银饰在姑娘身上闪耀
老银匠捶打的月光
正沿着青石板路流淌
古寨在岁月中悠远
腊肉在炕上熏成珍品
酸鱼在铁锅里飘香
身穿民族服饰的姑娘
在晨雾中走来
山风捎来歌声的余韵
梯田在暮色里叠起褶皱
我把记事写进苗寨
山乡走出整座盘石的春秋

## 黔东草海

风把草尖吹成绿色的海
漫过坡地，漫过牛羊的影子
云朵在蓝天下瞭望
每片叶子都藏着阳光的密码
蒲公英举着白色小伞
等待一场迁徙的指令
远处的风车转着转着
就把岁月碾成了草香
躺在草海里看天
天是倒过来的草海
天作被草作床
这是我的畅想

## 大风车

钢铁的骨骼在风中转动
把盘石的风，纺成透明的电
照亮草海
连起苗寨万家灯火
叶片切割着阳光
碎成满地金箔
风穿过风车的腹腔
发出时代的音频
它不说话，只一圈圈
丈量天空与草海的距离
把日子转成炊烟的形状
转成新时代的圆舞

## 红石奇观

石头在地里燃烧了万年
把火焰烧成凝固的赤
雨水冲刷出沟壑
像大地跳动的血脉
阳光斜照时
每一块石头都在低语
诉说地壳深处的秘密
和祖辈的足迹
有人说这是太阳的碎片
有人说这是大地的情书
在盘石的山坡上
它们沉默地，红得惊心动魄

## 云海梯田

雾从谷底漫上来
梯田便成了云中的阶梯
稻穗垂着晨露
像系在梯级上的弯月
农人踩着云雾耕作
身影时隐时现
恍若在天庭打理
散落人间的棋盘
夕阳西下时
梯田盛满金色的酒
醉了归鸟，醉了晚风
醉了田埂上斜倚的时光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 文脉赓续桐梓城

□ 张 维

黔北娄山关北麓的桐梓人，因八十年代在九坝岩灰洞发掘出二十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和用火痕迹，被命名“桐梓人”而载入辞海。

两千多年前，桐梓一词就有记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说，“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由此可见，桐树和梓树在很久以前就是有影响的物种，是农耕文化，社会文明的象征。

桐梓城的来历有两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县城最初建在新站的旧城坡，那儿有个山坡到处长满桐梓树，人们叫桐梓坡，于是把县名称作桐梓；另一种说法是旧时县衙大门口两边各栽有一棵桐树和梓树，于是称为桐梓县。

桐梓无论城市怎么发展变化，始终都有一条文化的脉络在赓续，在氤氲，那些文化的记忆符号如时间链条上熠熠闪光的珍珠，深刻而美好。

明代状元杨慎被贬谪云南途经桐梓写下的脍炙人口诗篇——《夜郎曲》“夜郎城桐梓，原东堑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足也证明桐梓民风淳朴，人心良善，十分注重教化、教育。

清朝时期，桐梓诗人赵旭青年时代随叔至山东腾县祖父官署居住，先后游学吴楚，阅历学识极富。回桐梓后，长期居家课读，与郑珍、莫友芝情谊深厚，曾任桐梓、荔波教谕。赵旭博学多才，关心桑梓文化事业，曾编辑《桐梓耆旧诗抄》《桐梓艺文志》《文学尔雅注》等20卷，著有《播川诗抄》8卷，选诗500余首，有《播川全集》50集。他一生坎坷，对贫苦农民的生活较了解，其诗多反映贫苦百姓的疾苦，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大胆揭露清朝的腐败、社会的黑暗。语言朴质无华，通畅明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再说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可谓全民文学热，这时桐梓县城作家李宽定因小说《良家妇女》《小家碧玉》《大家闺秀》三个女儿家系列中篇小说在全国引起反响，《良家妇女》拍成电影在柏林获了国际大奖，很是轰动，还被中央电视台“一个作家与一座城”栏目隆重介绍，给桐梓人长了脸，在外谈起他都颇为自豪。

桐梓县城不大，东西南北四条街，以大十字为中心。县城所在的城关镇是全省的灯谜之乡，还应邀到吉林、福建、广东参加灯谜赛事活动，并载誉而归。桐梓人钟爱灯谜源远流长，每逢节庆日都有灯谜活动举办，我们除了看热闹外，偶尔也会融入其中，猜几个难度系数小的灯谜，领几个笔记本或钢笔铅笔之类的奖品乐颠乐颠的返校。

九十年代，桐梓积极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新修了河滨大道，取代了川黔公路210国道。原来的老路改做步行街，铺上紫砂条石，打造成充满古典韵味的夜郎街，街口建造一座李白塑像。随后又将夜郎街打造成楹联文化一条街，为全国楹联文化县注入丰富内涵。

近年来，桐梓又与县城建设、高铁站、高速路出口结合起来开发，打造了天门河湿地公园，配套修建了诗联文化广场，打造了楹联长廊和诗词墙，将从全国公开征集、精心挑选的40副对联、80首古诗词镶刻于门头、长廊、亭子之上。无论是当地市民茶余饭后游逛到此，外地客人旅游到此，都可以尽情欣赏，了解地方文化，陶怡情操。

值得欣慰的是，桐梓在新区开发建设的时候，对老县城的模样更是情有独钟，刻意规划兴建了一座古城——桐梓记忆，仿照当年县城具有地标文化符号的魁阁、电影院、花朝门、下街、灯谜葫芦城等等进行了复制还原，形象地记录见证了桐梓发展的轨迹，既突出了地方特色，延续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和弘扬了传统优秀文化，又融入了现代元素，适宜人居，弥补了人们的缺憾，满足人们的怀旧需求，释放了浓浓的乡愁。

■ 张 维，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贵州日报》等。

乡愁物语